

引渭灌溉渠

任小阳

水靠地,常年降水量不足,旱灾常有。粮食产量听天由命,常常是青黄不接,未到芒种收割之节,乡民们就已提斗借了好多升粮食了,还需要配玉米、高粱面和野菜充饥。改变靠天吃饭,是乡亲们为之奋斗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浩瀚的关中平原上,党和国家开始谋划着一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这项事业便是宝鸡峡引渭灌溉工程。引渭灌溉工程浩浩荡荡持续了十几年时间,动用了沿线的全部农民工力量。那时候全部是用人力挖土,罕用机械。中间因工程技术原因,被迫停工几年。那时候,我还很小,听大人们讲,修渠全村总动员,场面宏大,挖土的挖土,运土的运土,在渠的两边堆积成两行曲折的土堆。专门有做饭的,做饭都是在现场支一个若大的锅,熬汤、煮面片,蒸馍,老碗一样大。开饭之时,或蹲或坐,热闹之极。出工都是义务工,生产队给每个出工的人记工分,到年底分些粮食。

水是家乡人之恨。恨它不通,恨它难通,恨它一次次成为希望又成为失望。全村将满腔的仇恨化解为生龙活

虎的干劲。正是在乡亲们没日没夜、艰苦卓绝的努力下,灌溉渠终于坎坎坷坷于1974年全面完工。大人们经常指着渠底铺着的水泥板说:“这一块块水泥板,就像一辆辆飞鸽牌自行车铺过。”飞鸽牌加重自行车,在当时当地是一种奢侈品,价值不菲,这样贵重的物品堆积而成的引渭渠令人瞠目结舌。

要通水了,全村人是那么的高兴。他们成群结队,在灌溉渠主干道,在六支渠支流,在田间地头小渠,在干涸的麦田里,都站满了人。有些人索性从家里拿来了脸盆、瓦罐,从渠里舀起了水,在空中泼洒。小孩子们更是兴奋,脱掉了衣服,跳进了水里,零距离接触着生命之水。为了这一天,老几辈人从黑发到白了发。通水了,不再靠天吃饭,麦子能浇水了,玉米能喝饱了,粮食产量也翻倍。乡亲们不再饿肚子了,温饱问题解决了。

天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凡事都有两面性,谁曾想一条造福人民的引渭灌溉渠竟然在几十年的滋润旅途中成为“夺命渠”。因为建设初期匆匆投运,灌溉渠两边几乎没有什么遮拦。经常有人在骑自行车、开手扶拖拉机时

不慎掉入渠中,被急流的水冲走。穿过村头的这条渠,在这里要上塬,形成了二十几里的深渠。在我的记忆里,同村就有人骑车跌入河中,还有幸跌入河中的二台上。一次最多的是手扶拖拉机拉了7.8个人全部翻入河中,幸福渠也变成了灾难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引渭渠在灌溉、滋养这片土地的同时,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当年,水渠距村庄较远,随着人口增加,村民住房离水渠越来越远,加上当地将渠堤建成公路,在人流量和车流量增加的前提下,以前设计的便桥愈发显得狭窄,安全隐患由此凸显。

前两年在陕西省水利厅部署下,争取建设资金,决定继续为民办实事,加固引渭渠,增加防护设施。在全长400多公里的河堤,全部装设防护栏杆,并将沿途的便桥、通车桥全部加固。

如今,引渭渠两边绿树掩映,河面干净,水流湍急,一股股幸福水流进了田间地头,也流进了人们的心田。行人骑行在防护栏杆旁的宽阔路面上,穿行在绿油油的麦田间,是那么惬意、那么幸福! (建设集团)



几十年来,引渭灌溉渠滋润着家乡的土地,以她博大丰富的乳汁哺育着乡亲们。回想灌溉渠的故事,无一不渗透着当地官员们为民办实事的心血,无一不凝结着乡亲们奋斗的汗水。我爱引渭渠,更爱着为之付出的党和政府,也深爱着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父老乡亲。

引渭灌溉渠是从宝鸡峡引水而来的一段人工河流,这一里程碑式的水利工程改变了家乡的农业命运。我的家乡位于关中平原,秦岭脚下,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土质疏松,但因高于沟坎形成了塬。塬上本无水,种地靠天、吃

年之味

刘丹

1994年,镇上的供销社送来了一批红皮鞋,格外亮眼。不论是去买日化还是扯布,我都会紧跟母亲,然后跑到那个柜台前看一看。

自然,母亲哪会亏待我,还是赶在腊月给我买下。连带鞋盒放进衣柜,时不时就去翻出看看,即便它比我的脚丫大了半码。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要祭灶的。每至上灯,晚饭吃过后,奶奶便开始祭灶。她手拿菜刀和用以击打的其它物件,一段木棍,或是一块磨刀的小石头。一边有节奏地敲打着,一边念念有词地说唱那祭词:“一根干柴一股烟,我送灶马上青天,只说自家好,千万别说凡家的坏……”那是人对神的祷告,是人对生活的美好祈求。做这一切的时候,奶奶是庄严肃穆的,是虔诚认真的。而在我看来,整个过程只显得有些好笑。父母却不让人笑,他们会认真地警告我,对神要认真,要尊敬信奉。

时间恍如一瞬间。一切世间的东西,在变化到现实里,已是物是人非。奶奶去世后,再到腊月祭灶时,没有人会,也就没了继续。只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我还会把祭灶的奶奶常常想起。

作为时间里头的一个大节,我经历了许多年。就人生而言,它叠加起来,完成了我从一个少不更事而立之年的过度与飞跃。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时间里,我总是对年搭上不同的期望,不同的诉求,以致有不同的理解和感觉。

盼过年,当然爱年的快乐,年中的热闹红火。我幼时胆小,爱爆竹却怕放炮。父亲放的时候,我便提着灯笼站远处还要掩上耳朵。为这事,父亲总是吆喝我,觉得枉费了他一

番苦心。农历的除夕,是我童年记忆里的一大盛事。而母亲做的条子肉、黄焖鸡,则在年节里挑战着人们对它的留恋和味蕾。这种味道,在时光中,与故土及母亲的勤俭、坚忍混合在一起,才进脾胃,又上心尖。尽管父亲为自己买下的仅是瓶高脖子西凤酒。

年总能勾起人们对岁月的情怀,对时间飞逝的感慨,也是最能唤起往事的节日。童年记忆中的年味,总是那么的浓郁,历久不忘。细想其实节日未变,变的是条件和观念的转变;变的是时代投影在春节的景象改变。不变的,依然是对被赋予太多情感、太多仪式感的节日的期待,依然是对团圆和美好的期盼。

每个节日都有着专属的味道和记忆,人生的旅途上,正因为这些挂牵,染上了别样的温情。过年特有的专属,似乎已经慢慢地融化,融入到我们平时的生活中。

年是什么?年是家中老人给外出儿女四季的心愿,年是留守家中孩子默默祈祷了365天的诉求。家是兄弟姐妹之间埋藏了一年的思念。走进了年,就是道家老小的红火热闹,嘻笑欢颜。走进了年,就是操劳的父母,放下了牵肠挂肚的惦念,用浑花了的眼,把儿女一眼一眼装进自家柔柔的心房里面。

一直相信,岁月不会辜负任何人。在这个年味渐淡,却是情味愈浓的时代,去感受过上的有余有剩的好日子,在震天撼地的锣鼓声中抖擞一年里的忧愁和烦恼,用一颗轻盈的心,将温暖的心绪,在春寒料峭中笃定播撒,把生活的美好镌刻,将岁月的明媚遥寄春天!

(黄陵矿业生产服务分公司)

添新衣

郭宏欣

一架凤凰牌老式自行车,大姐和二姐坐在前面,母亲抱着我坐在后面,父亲总有使不完的力气,脚下不间断地画着幸福的圆。

“一家五口干啥去?”快过年了,村里好多人都骑着自行车,到城里购置年货。

母亲把我的小脑袋紧紧地贴在她的胸口说:“给娃买几件新衣裳,过年了嘛!”

记忆中的年,总是崭新的。那时候虽然家里条件有限,但父母总要给我们添新衣裳。好像没有新衣裳,就不算过年。

我是家里的老小,父母对我的疼爱更多些。因此每年过年,我总是“全副武装”。大姐和二姐往往都是自己选,买了上衣,就不买裤子;买了裤子,就不买鞋子,总之,只能选一件。

平时的衣裳,是在集市的摊位上买。而过年的衣裳,是在城里百货大厦买。这一天,我们会格外兴奋。

花花绿绿的新衣裳看得人眼花缭乱,有的衣裳明明穿上很好看,但是跟营业员讲了半天价钱,母亲却说不合适,然后拉着我们就换另一家。

无论如何,最终我们都会买到满意的新衣裳。如果时间还早,父母带着我们去逛金塔公园。卖棉花糖的、打芝麻糖的、表演杂技的……遇到这些,我的腿也迈不开了,除非母亲给我买点啥,我才有些“动力”。

临近过年的几天,爷爷奶奶就会来家里问,给娃娃们买新衣裳没?这时候,母亲会立

即安排我换上新衣裳,来一番展示。摸一摸料子,检查检查袖口,奶奶褶皱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大年初一,刚睁开惺忪的睡眼,母亲已经把新衣裳叠放得整整齐齐,给我们准备好了。穿上新衣裳,感觉就是不一样,整个人神清气爽。

带着各色年货,我们开始走亲戚。“又长高了,是个小帅哥了。”“谁给你买的新衣裳,穿上真神气!”穿上新衣裳,就是不一样,亲戚们一阵夸后,给我的口袋塞上大大的红包。

穿上新衣裳,感觉到处都是新的。条条大路是新的,家家户户的门槛是新的,田野里的麦苗是新的,就连大家说的话都是新的……

要不了几天,在我的顽皮捣蛋下,衣裳很快就脏了。可我仍然舍不得再换回去。这时候,母亲趁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给我洗一下,然后在炉子旁放个椅子,烤上一晚上,第二天依旧是穿新衣裳。

一直到过完年,我一直穿着新衣裳。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年的时候,渐渐不喜欢往人前钻,更不喜欢穿新衣裳,大人们给的红包,也会就势推让回去。总觉得,新衣裳是给小孩子穿的,再穿着新衣裳走亲戚,总觉得别扭。

如今,已经晋升为父亲的我,衣柜里的衣裳,大多是妻子平时买的。又快过年了,妻子说今年太平凡,咱们一人买一身新衣裳,奔个好年运。

(陕北矿业韩家湾公司)

黄陵矿业鑫桥公司 高丽彩 摄



致那些指尖流逝的岁月

李韦

最喜欢冬日的暖阳,肆意挥洒在陕北这片广袤无垠的大地上。

一群孩童穿着不合身的棉衣,一个个冻得鼻涕直流,时不时哈着气、搓搓手,捂着耳朵……村子西边的角落里,三五个长者圪蹴着,双手插在袖筒里,嘴里叨着旱烟,有说有笑。

“哎,后生,知道啥叫糠窝窝不?”最爱听他们讲述老一辈怎么遭罪,怎么吃苦,怎么一步步过上了好光景。

我出生在陕北偏远的村子,村里人家都姓李,我很庆幸自己能出生在这样一个质朴、和谐、充满希望的小山村。

上世纪90年代,电视还未普及,全村有黑白电视的也就一两家,没有遥控,脑畔上栽着木桩,顶端绑着铝架子,再套几个易拉罐,就是信号接收器。虽然只能接收一两个频道,但在那个时候已经很洋气了。如果碰到刮大风天气,还要重新调整木桩的方向。

小时候唯一的玩具是父亲赶集时买的一架飞机模型,每次有小伙伴来玩,我都要很隆重地炫耀一番。另外,弹弹珠、滚铁环、纸飞机、打宝、溜冰车……这是童年里所有的娱乐项目,虽没有现在儿童丰富的玩具,但儿时的我们也玩得亦乐乎。每次看到与童年记忆相关的视频,思绪瞬间就回到儿时,怀念那无忧无虑的时光。

那会儿父亲经常赶集,买点家里的必需品。等我长大点时,偶尔也会带我去,三十里路上,走不动了,父亲会背着我,到了集市给我买那种老饼子,很耐饱。记得有一年过年,母亲给我们买了过年穿的衣服,兄妹三个一人一身,穿上、脱了、再穿上,穿着袖子有点长,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新衣服穿,还是会高兴得睡不着觉。

“妈,这袖子有点长,你看我穿上像唱戏的一样。”“嗯,人长衣服不长,过两

年还能穿。”小时候穿的是母亲一针一线做的布鞋。每到晚上,点着煤油灯,我们三个聚在一张桌子上写作业,母亲坐在炕边借着余光纳鞋底,时而抬头穿针线,时而用针捋捋头发,那画面至今还时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那时农村对教育不重视,经常有同龄伙伴辍学回家放牛、种地。我很庆幸,父亲虽然读书少,但对教育看得重,经常教导我们唯有读书才能出人头地。那会儿家里生活学习条件差,一块硬纸板,上面均匀地涂上一层猪油,再找一块白塑料布,剪成硬纸板大小盖在上面,用夹子夹住,便是我的万能写字板,这也是父亲的杰作。后来生活条件稍好些,父亲打算在家里做一套摆设,请了村里有名的木匠。印象最深的是每次吃饭时,木匠吃的是白馍,我们吃着窝窝头。

“我们啥时也能吃上白馍啊”,我坐在角落里,眼睛时不时望向锅里,期盼着能剩一点儿,这样我也能细细嚼嚼白馍的味道。如今,那时的期盼已是家常便饭。从小便不喜欢冬天,太冷没有暖气,只生着半温的炉子,被窝里是冰的,脚是冰的,睡了一晚上,腿脚还是冰的。每次睡觉的时候,恨不得把所有可以取暖的东西全都压在身上,把头深深埋进被子里。即便这样,露在外面的鼻尖总是凉的。起床后,衣服是冰的,要咬牙狠下心,才能一口气利索地穿好冰硬的衣服。

那时,冬天就是一片寒到心里的冷。长大后,无论家里的暖气有多暖和,睡觉之前,也会先把被子铺下提前捂着,待稍稍暖和了,便像鱼似的拉开被子滑进去。也许,就是小时候冷怕了。如今,却开始向往那白雪覆盖的天地,那冬日里的暖阳,那好冷却不带蜷缩的季节。(陕北矿业涌鑫公司)

不远的天边湛蓝的梦

——电影《天边加油站》观后感

宿建梅

提及“天边”一词,脑海中浮现出的是一幅动静结合的画卷:牛羊悠然漫步天际,帐篷旁闪过姑娘的彩裙,牧人轻轻挥动皮鞭,伴着姑娘悠扬的歌声翻过山梁……这样的景象,竟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这绝美的“天边”画卷与外形粗犷、线条生硬的“加油站”联系在一起。

昏暗的影厅里,随着银幕的光影摇曳,嘈杂的人声慢慢安静下来,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素雪原背景中,一辆油罐车缓缓切入,电影开始了。刹那间,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好像漏跳了半拍——这场景竟与自己想象中的截然不同!

随着影片情节的发展,我逐渐忘记了自己所存在的这个世界,也逐渐忘记了生活中的种种不快,陷入剧情,不能自己。

有人说这是一部关乎“美”的影片。的确,影片中所表现的有人性的纯美,有大自然的静美,有民族风情的炫美,更有温厚、朴实、自然的亲情之美。是一部通过表现“小人物”身上的“大故

事”,真切体现新时代追梦人大情怀和正能量影片。

影片讲述了一名90后大学毕业生秦孝男因失恋,自愿申请到“天边”加油站工作,原本想着躲在这个人的加油站里,自由自在地混日子,却被老站长王重庆坚持不懈、恪尽职守的工作态度所感动,被他为维护民族和谐、造福“天边”百姓的真情感动,特别是老站长王重庆超凡脱俗的无私守望,把这个年轻人带进了石油人逐梦新时代的精神境界。

一个即将退休的老男人,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小男人,一条忠诚的老黄狗,一座加油站,两代站长,一次新老之间的交接;以村主任扎木提及其女儿古丽娅为代表的109户哈萨克族村民,还有76封没有寄出去的“情书”……影片以此为线索,贯穿整部戏,为我们演绎了老一代石油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天山脚下,他们用实际行动,履行着自己不变的初心和坚定的承诺。

“天边”本就是一个能让人浮想联翩的浪漫词汇,影片为加油站起名“天边”,给观众以丰富的联想和浓浓的诗意。

只有一名职工的小小“天边”加油站,孤零零地坐落在苍茫戈壁的一个哈萨克族小村庄附近,在老站长王重庆的“经营”下,加油站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加油站,它不仅仅承担着给过路汽车加油的使命,也仅仅只是为了给109户哈萨克族村民提供生活上的便利,更多的是为每一个路人提供紧急救援,为哈萨克族村民解燃眉之急、摆脱困境提供便利,成为了一座通往实现民族团结的中心枢纽。

该剧导演韩万峰以一位平凡的石油人为原型,讲述了他简单工作,单调生活的故事,表达了对千千万万石油人团结奋斗,为祖国建设作出积极贡献的深深敬意。

这部电影应该说是一部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或者说是一部充满情感的纪实散文,或者说是一首新时代的边塞抒

情诗。尤其是在村民欢迎新站长秦孝男时,举办特色浓郁的民俗盛宴上,身着盛装的哈萨克族村民在民族风情背景音乐的烘托下,翩翩起舞,舞姿飘逸,从厅堂舞到院落,从院落舞到路旁,再从路旁舞到茫茫雪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和着清新自然的灵动舞姿,将观众带入了一种现场感十足、让人产生了一种想要融入其中、参与其中的强烈欲望。影片中所呈现的这些唯美画面,原本就是少数民族原生态生活,而在这里,更多的是在表现哈萨克族村民乐观向上、积极饱满的生活态度和无忧无虑、幸福生活的状态。

当主人公那身具有代表性的蓝色站长长服与湛蓝的天空混为一色时,当哈萨克村主任邀请即将退休的老站长一起上天山取回圣水时,当镜头定格在老站长一家和哈力阿妈一家在天山脚下拍摄的全家福时,则是影片所想要呈现的各民族融合的圆满结局。

(澄合矿业实业公司)



旭东升八达岭 谢立芳 摄